



高雄坐化一高僧

本月十七日，臺中農學院教授，周邦道居士夫婦送他的二公子出國留學，便中來鳳山蓮社看我。午後我與周居士等去屏東東山寺會見道源老法師（因道老在東山寺講地藏經）道老法師看到我，寫一篇傳記，並且選出了一個題目：「高雄坐化一高僧」。要我寫好，寄給菩提樹發表，以增學佛道友們的信仰心。

關於念佛往生神異感應類的文字，在今日今時好像有點不合時代，不合科學的文章，縱然有人大膽的寫出來，就有人在傍邊譏笑你，罵你迷信。因此現在臺灣出版的佛教刊物，雖然有七八種，可是對這類的文章還是很少看到，原因是作者與編者對這類的文章，一個不願寫，一個不願編，筆者就是常給時髦的佛教徒罵為迷信的人，因為過去無論在講演或作文方面，有時提到一點神異感應的故事，我的目的是在使人惡止善行，增加學佛的信仰，所以也不怕人罵我不時髦。

關於這一類的文字，在上期菩提樹上董頤元居士還一再建議今後多刊一點因果輪迴，感應果報一類的文章，引發初機，加強信心，可見還是有人愛看這一類文字的。

永仁師其人其事

道老雖然要我寫這一件故事，可是一點資料也沒有，真是要小媳婦煮無米飯一樣，因此我于二十那天，帶着翻譯張覺玲居士，特為此事跑了一次寶珠溝義永寺，來一個登門採訪。承該寺的信誠尼師與一位吳居士，將永仁師的其人其事與生化經過，作了一個簡短報告，現在記在下邊：

永仁師俗姓鄭名番，臺南縣人，今年六十四歲，因他平時為人，忠厚老誠，既愚且魯，他在俗時與人家合夥做生意，嘗得派他分到一百元，人家欺他忠厚，只給他六十元，他也不說什麼。人家欺他罵他，他也不會與人對罵，只有跑到自己屋裡痛苦，用哭來出他胸中悶氣。因此大家送他一個外號，叫愚番（即痴狀的意思）他就是這麼一個與人無爭的人。

他有一個兒子，去大陸謀生，不幸死在內地。他的太太滿想他的兒子衣錦還鄉，那知做了他鄉之鬼，一氣之下也就與世長辭了。愚番因子死妻亡，自歎前生沒有修，所以今生遭此不幸，頓覺人生無常，因此出家修行，拜義敏上人為師，法名永仁，與昆明寺永忠師是師兄弟，出家後喜歡靜坐思維，對誦經念佛的事頗為勤勞，即使後來年老多病，可是對每天的功課，還是隨眾上殿，不肯缺少的。他雖然出了家，可是他的半痴半狀的愚魯態，仍然如故，因此人家不稱他永仁師，又以愚番師名之。

預知時至，念佛坐化

永仁既然是大家看不起的愚番師，所以他的修持和言行也無人重視，如果不是他最後這一幕，恐怕誰也不知道他的尊姓大名？他活着和死去，也是無足輕重，可是在他臨終之前的一幕，給那些看不起的人，也生起恭敬心來了，不念佛的人也念起佛來了。

永仁大師是民國四十三年秋，于本省名勝竹南獅山元光寺依道源法師求受三壇大戒，受戒後靜坐誦經禮懺念佛的功課，有增無減，過去也會生過幾次大病，甚至俗親都來為他料理後事，可

是他都沒有死去，今年二月初五那天，他偶感不適，可是照常吃飯；下午四點左右，忽然叫信誠師替他燒檀香水，他要洗澡，換衣服就要回去。大家都笑愚番師又在說謊話，信誠當時不聽他的話，後來他一再的要水洗澡，他的師兄永忠師說：「或者他要往生，已經六十幾歲的人，他們就替他燒一盆水讓他洗澡好了。」因此他沐浴淨身，把衣服換換，海青穿起來，衣搭起來，到佛前虔誠的拜了三拜，每一拜起來望着佛像微笑，就像看到什麼似的，很快樂的微笑了三次，然後再到祖堂拜別他的師父的靈位，拜了三拜，然後就坐在他的師父靈位前，把双腿盤起來，因為他的腳曾被車子撞壞了，連走路都不便，盤腿子更不可能，可是他這時毫無痛苦的把双腿子盤起來，命大家一起替他念佛，他自己也閉目靜坐那裡念佛，到下午七時左右，在大眾念佛聲中，永仁大師含笑坐化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去了。

佛法重在實行，永仁大師是一個極普通的貧僧，他活着無人稱高僧，可是他能預知時至，念佛坐化，這不能不算是奇蹟，我與永師素昧生平，可是為了要使他佛同仁增加信念，表彰永師坐化功德，同時這是念佛往生的事實鐵證，因此樂而為之記。

「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」

業已出版！

講者：煮 雲 法 師
記者：李 志 剛 居 士
發行：高 雄 華 成 書 局
定價：每本三元（港幣八角）
流通：鳳山佛教蓮社及本刊